

目錄

緣起 004

序 008

上篇

引子 014

非一般的爸爸 016

非一般的媽媽 025

Tomboy 假小子 035

字 042

戲緣 047

學藝的苦與甜 057

張美娟老師 067

開荒牛 077

中篇

西方藝術營養 096

電影至愛：E.T. 109

Professor John Minford 115

Hermès 與回歸演出 124

中國有悲劇乎？ 130

下篇

虛與實 146

有與無 153

禮樂與程式 160

「形」的再思考（一） 168

「形」的再思考（二） 172

幾篇隨筆 177

量子力學與美不自美 181

學藝之道 186

嬌縱與吃苦 195

演員與編劇 201

李玉聲的「狂言」 210

Anthony Hopkins 221

戲曲「改革」 228

附錄

劇照篇 238

部分製作及演出 264

緣起

這本書源於一篇博士論文。

2008年，我對閔福德教授說：「我想隨你讀一個碩士。」他道：「讀碩士幹什麼？要讀就讀博士。」我心中突然冒起一陣無名的興奮，「博士」，果然非同凡響，這可是我原來想也不敢想的！可隨即又問道：「我行嗎？」教授說：「你現在就能寫出來。」毫無懷疑的信任，加上「初生之犢」的好強和熱熾，我踏上了這個「征途」。

促使我大膽前行的另一股動力，是因為我覺得我們在面對西方藝術時，是充滿虔誠與謙遜的，也許是有足夠機會去深入了解的緣故。因此，中國出了很多鋼琴家、芭蕾舞家、歌劇演唱家。反觀西方看中國的古典藝術，雖然也有為之傾倒的，但多半都只停留在一種對「異國風情」的欣賞，而鮮有真正了解其內在底蘊。我希望我的論文，能夠在兩種文化之間，起到一點點橋樑的作用。

2009年我報名澳洲國立大學，開始兩年只作資料搜集、思考和醞釀。到了2011年，我清晰地記得，在香港中國戲曲節演完《大英傑烈》後，我開始動筆寫第一個字……四年半的光陰，不知經歷了多少艱辛、徬徨與不眠之夜。最後，我以業餘時間，完成了博士論文——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re - A Performer's View
(《從表演者角度看中國戲曲美學》)

並得到考官四頁紙的高度讚譽（「傑出的論著」、「非純學者所能為之」、「閃耀着學者—藝術家的光芒」……）。

2016年12月，我在澳洲國立大學參加了畢業典禮，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里程碑。書寫有關藝術的內容雖並不陌生，但最吸引我、而我又最想探討的，卻是藝術背後的文化支撐。是什麼樣的一種宇宙觀，使得像戲曲、詩詞、書法、武術、中醫等等這些獨一無二的形態能夠在中國產生？她們都是同源的，這個「源」又是甚麼？

季羨林先生曾說過：「詩不一定要求懂。詩的詞藻和韻律美直接訴諸人的靈魂。」京崑的程式、氣韻，書法的一點一捺，就有「直接訴諸人的靈魂」的力量。孩提時代，對藝術還處於「不知」、「不懂」的狀態下，我聽到鑼鼓就會莫名的興奮，提筆寫字就能恬靜安寧。中國傳統文化到底隱藏着什麼樣的奧秘，能達致這樣微妙的效果？古代文明的真正精華到底何在？

這些課題，雖然並非因為寫論文才去探索，而是我一直都在追尋的。但是，朦朦朧朧地感覺到，與明明白白地落到文字上，還是有極大的一段距離。這要求比平常深入百倍的思考、觀照、推敲與整理。因此，與其說寫博士論文是一種外在成就，不如說是我個人對藝術和人生一次最好的反思與提升。

有不少朋友對我說，希望看到論文的中文版。感謝中華書局委約我出這本書，可以將其內容有所呈現。但他們也有個條件，就是要把我自己的故事加進去。我從來沒有過這個打算，因此也不曾系統地留過什麼資料，而且自己寫自己是非常困難的，現在唯有嘗試將以往的一些生活點滴、思緒感想，姑且回憶記錄下來，也算是交了功課了。至於論文篇章，我也不打算當翻譯來做，而是將之打碎、濃縮，並只取其中一些美學觀點及精要部分。

再一次的撰寫機會，等於再一次的學習與提升，我期待着。

寫我自己，雖勉為其難，但也許，從那心路與筆觸，你會看到一個與你想像完全不一樣、但更加真實的我。



▲ 博士論文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re
- A Performer's View



▲ 2016年澳洲國立大學畢業典禮

Preface

It is all too rare that we possess first-hand and enlightening testimony from any of the great practitioners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 any of the world's great cultures. Such artists are usually much too busy performing, much too bound up in the mysteries of their living art to have the time or inclination to put down in words on the page a record of how they arrived at mastery of their art. We are therefore doubly fortunate to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account by one of the leading performers of the ancient and wonderful art of the Chinese Musical Theatre.

For many years I had the privilege and pleasure of following Yuen Ha as she sought to conjure up in carefully chosen words the stages of her personal journey, memories of her famous and highly demanding teachers, the rigours of her own arduous self-cultivation, the growth of her inner philosophy. She distilled subtle lessons from the remembered moments when she was on stage, totally rapt in the magic of words, melody and rhythm, totally at one with her spell-bound audience. She sought to capture the precious moments, in the byways of her ancient culture, when she went in search of the ancestral secret handed down through the ages, from master to disciple. She strove to articulate the essence of that transcendental art whose

foundation has always lain hidden in the ineffable, irreducible mystery called the Tao.

Those years, during which we became close friends, were in a sense devoted to the completion of her masterly doctoral dissertation, written in English (forerunner of this book). Perhaps it was this rather forbidding scholarly framework that allowed this driven, obsessed artist to take a little time out from the demands of the stage, in order to put the story of her personal evolution into a wider perspective. I consider it one of the few blessings of my academic life that I was able to provide her with this framework. It was a long and gruelling process, from which I myself learned a great deal, not just about the theatre, but about art and life. The same scope, the same lessons, are now contained in this wonderful new book.

The drastic nature of the past few years, during which the world of performance has been so restricted and curtailed, in Hong Kong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has also been part of her destiny, of this book's destiny. That world crisis has enabled this great Diva to reflect once more, this tim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seclusion of her personal studio, between her

序(譯文)

在世界上任何一種偉大文化中，若能從他們偉大的表演藝術家身上，直接取得具啟示性、且是親身印證的第一手資料，那實在是太稀罕了。因為這些藝術家通常都忙於演出，或完全沉浸在藝術的妙曼當中，以致於不會有時間或意欲，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寫下他們攀登藝術高峰的種種。因此，面對這樣一份充滿着非凡經歷、出自一位頂尖中國戲曲表演者手筆的文集，我們實應倍感珍惜與幸運。

多年來，我十分欣喜與慶幸能在宛霞的左右，目睹她嘗試以精煉的語言，寫下她成長的各個階段、對名師嚴教的緬懷、對自我不懈的修為，乃至其內在悟性的成長。不管是在台上，當她完全沉醉於文詞、歌調與韻律之中，與着迷的觀眾心心交融時；還是在追尋古老文化、於師徒授受的傳法間，她總會捕捉到一些令她靈光一閃的片刻。她嘗試表達出這超凡藝術的神髓，她看到這藝術的背後，隱匿着那無法言喻、最本源的「道」。

那些年，我們成了很親近的朋友，期間我們主要致力於完成她那精湛的英語博士論文（本書的前身）。也許正是這種讓人望而生畏、極度嚴謹的學術項目，能使這位癡迷表演、永不停步的藝術家從台上挪出一點時間，以一個更廣闊的角度

hours of private calligraphic practice, on the fundamentals that have guided her on her long journey, to reflect on her family history, on her artistic pilgrima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is book is a classic to put in the hands of all who love art, of all who wish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art of the Chinese lyric theatre, of all who wish to find inspiration in the true story of a great artist.

John Minford

去看待她自己成長的故事。能夠把她引進到這樣的一個寫作歷程，我認為是我學術生涯中寥寥的幾個上天恩賜之一。這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從中我學到了許多，不只是關於戲劇，還有藝術與人生。同樣的範疇，同樣的教益，現在都呈現在這本精彩的新書中。

過去幾年，因疫情肆虐，致使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受到嚴重限制與削減。而這或許恰好是宛霞的「命中註定」、這本書的「命中註定」。世界性的危難，讓這位「名角」可以再一次反思。這回以她自己的語言，隱蔽於自身的書齋裏、在書法揮毫的閒暇間，再次反省那些一直指引她前行的基礎價值。當中，她還回顧了家庭脈絡，以及她一直徜徉其中的中西文化之旅。對於所有熱愛藝術者，對於期盼深入了解中國戲曲的人們，又或希望從一位藝術大家的真實故事裏獲得靈感與啟發的朋友們，這本書將會是一部典範之作。

閔福德



上 篇

引子

一生對我影響最大的兩個人，應該是我的爸爸媽媽，無論在為人或事業上。



▲ 父母結婚照

爸爸光明樂觀，世界上沒有不行的事。任何場合，他仿佛都是主導和中心人物。我某種程度上繼承了他的辦事能力、自信和好運。小至總能在街上或停車場裏碰到最佳停車位，大至在 1997 年獲得黃金演出檔期卻是一分錢都沒有的情況下，找到世界名牌 Hermès 獨家贊助回歸演出。好運其實來自信心與對生活的態度。

媽媽天生麗質，品學兼優，酷愛文學藝術。因為自己的強勢，對女兒自是從骨髓裏要求嚴格。記得我小時候學習不錯，一直名列前茅。偶然一次考了第二名，媽媽雖還沒來得及說什麼，自己已覺「罪該萬死」，下學期發奮把第一考回來。姐姐得了班級英文演講冠軍，回來報喜，也許媽媽認為女兒還有進步空間，說了一句：「你們班級的同学水準太差了。」是的，感覺有時候像泰山壓頂、喘不過氣。

但是，正是他們，或者說他們互補的教育，塑造了今天的我。以下的文字，記錄了一些湧上我腦海的片段，反映一些側面。寫的時候，也勾起了我對他們濃濃的思念。

非一般的爸爸

爸爸不是一個普通的爸爸。

他沒有叫你好好唸書，畢業找一份穩定高薪的工作。

記得姐姐中學畢業前，正躊躇升大學還是繼續摯愛的舞蹈。適逢一個刮颱風的日子，她向難得呆在家裏的父親請教。爸爸考慮了一下：「還是先跳舞吧，萬一想改變還來得及；若先讀書，之後還是想跳舞，恐怕就來不及了。」

一錘定音，芭蕾從此成了姐姐的終身事業。



▲ 我的父親鄧錫智

爸爸不是一個傳統的爸爸。

十號風球他領我到海邊的高處，用手摟着我，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讓我欣賞狂濤拍岸，風聲呼嘯……

恐怕只有三、四歲，爸爸天天下班帶着我們全家到西貢出海。有一次他讓我穿上圓圓的「水泡」（救生圈），從頗高的船頭上把我扔進海裏，至今我還記得從深處往上升時面前的一幅水柱。怕不怕？有點兒。但升上水面時他的歡呼與鼓勵，霎時蓋過了那一絲絲的膽怯。

等學會了游泳，爸爸帶我去「大浪灣」，我們二人朝着那迎頭巨浪飛身插進，然後任由海浪將我們疾沖回岸邊。這樣一次又一次，玩着那自創的遊戲，享受着被波浪裹着飛舞的快感……雖然去的次數不多，但我記憶猶新。我想，孩童之樂，莫過於此。

後來，游泳成了我最擅長的運動之一，到了十二、三歲，我游了「渡海泳」（從九龍游到香港的比賽）。

爸爸是熱血男兒。

抗日時不願意躲進防空洞，卻要去看轟炸。命大的他恨透敵軍，立志要當兵。一位長輩朋友跟他說，你這樣只是「一命搏一命」，不如學造飛機。爸爸在美留學時，報讀的正是「飛機工程」。雖然這並非他以後的職業，卻是他一腔熱血的初心。

周恩來總理早年接見一批港澳商人，爸爸是其中之一。他驚嘆於總理做事之縝密，「功課」做的是如此充足。譬如說，對在座每一個人的學歷背景均爛熟於胸，包括對他這樣一個年輕的無名小輩。他深深被總理的個人氣質與風範所傾倒。